

Leslie Allen 博士，耶利米哀歌，第 6 节， 耶利米哀歌 3: 1-16

© 2024 Leslie All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莱斯利·艾伦博士关于耶利米哀歌的教学。这是第 6 节，耶利米哀歌 3:1-16。

我们现在来学习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

我们现在只学习第 1 至 16 节，但浏览整章内容并根据不同部分检查其复杂性会很有帮助。我将第 1 至 16 节作为证词，这是导师的证词，他报告了与内疚相关的祈祷哀叹，这是他自己以前祈祷过的个人哀叹。然后，在第 17 至 24 节中，他继续亲自反思他刚刚重复的哀叹，他学到的教训；他给出了他学到的教训，他特别谈到了希望。

然后，在第 25 到 49 节，他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布道。他给出了一般性的神学教导，一方面融合了糟糕的经历，另一方面融合了对美好经历的期望。在第 40 到 41 节，他呼吁会众进行忏悔祈祷。

然后，在第 42 到 47 节中，他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示范祷告，供他们参考，这种祷告他们也可以自己做。在接近尾声时，在第 48 到 51 节中，他表达了他对受苦会众的个人情感反应，表示同情。最后，在第 52 到 66 节中，他给出了另一个证词，现在是基于委屈的证词，另一个个人祈祷哀叹，但基于委屈，但也包含着希望。

这就是第三章的概述，我们在此阶段只讨论第 1 至 16 节。但在讨论耶利米哀歌第 3 章时，我们必须更全面地思考它。传统上，它是最重要的一章，因为它的中心部分主要讨论希望，它以积极的方式看待悲剧。

在普遍的观念中，这一部分是整本书对基督徒唯一有价值的部分，可以浓缩成一句关于上帝的引语：祢的信实何其广大，这引语催生了一首深受喜爱的赞美诗，我们应该谈论这首赞美诗。因此，哀歌的范围趋于缩小，它与第三章相呼应，但只认真对待第三章中间的一小部分。当我们转向当代学术界对第三章的

思考时，学者们希望更广泛地思考哀歌以及第三章在其中的作用，这听起来很正确。

他们经常以负面的方式使用“特权”一词。我们绝不能将第三章置于耶利米哀歌的其余部分之上。有时，学者们声称第三章写得晚于本书的其余部分，因为它与其他章节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忽略它，认为它不是本书的原始部分。

有时，人们会指出第三章包含矛盾。是的，它谈到了积极的希望，但结尾的哀叹抵消了这种希望，后者关注的是人类的冲突和痛苦。因此，第三章中有起有落，我们不能只关注好的地方而忽略坏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关注第三章而忽略了本书的其余部分，因为我们必须记住，第四章又回到了苦难，非常痛苦。因此，哀歌中没有巧妙的答案来解决悲伤的问题。我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研究它的过程，悲伤的过程，才能解决它。

第三章绝不是这本书的结尾。那么，我在这场争论中处于什么位置呢？我想指出的是，第三章想要为自己争取特权。第三章中存在一种自我特权的元素。

那是什么？嗯，首字母缩略词采用一种特殊形式。还记得我提到的首字母缩略词形式吗？它出现在第一、二、三和四章中，涵盖了字母表的所有字母：

aleph、**bath**、**gimel** 和 **daleth**，一直到字母表的二十二个字母。嗯，有一个新的验证承认了这种差异。

现在我们有 66 节经文，而不是 22 节。那么，我们可能会说，第三章是第一章或第二章的两倍长吗？嗯，不，如果你看看它在圣经中占据的空间，它似乎并不比第一章或第二章长。但这种新的诗体意味着它想要承认一种新的首字母缩略词形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以诗节、二十二节、三行诗节来思考。但在第一章中，有一个四行诗节，我没有提到它，但在第二章中，又有一个四行诗节。所以，从诗行来看，第一章有六十七行，第二章有六十七行。

嗯，现在，首字母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处理诗节的开头，这是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诗节的计算方式，而且它还以行数来计算。每个诗节都重复那个首字母，所以前三节的行数是 A、A、A，第二节的行数是 B、B、B，等等。所以，这是强化的首字母诗，新的诗体法想要公平对待这一点。

它在首字母诗形式上不断进步。所以这非常特别，第三章因首字母诗的强化而显得非常特别，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点。我们必须像以前一样再次问自己，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只是一种有趣的诗歌创作方式吗？不，它一定不止于此。

我之前一直强调，它指的是整体。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第四章中，我们将在这些章节中提到苦难的整体和逐项列举的整体。但第三章想要更进一步。

它包容灾难和痛苦，但又超越灾难和痛苦，走向新的积极前景。因此，它扩大了整体性。希望悲伤可以结束，它指出希望是超越悲伤的途径。

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里发生的事情。第三章中的演讲者是谁？锡安不再说话了。事实上，书中的其余部分也不再有女性演讲者。

她在第二章第 22 节中说出了最后一句话。那么，谁在说话呢？我遵循少数人的观点，诚然是少数人的观点，我认为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主要发言人在第三章中仍然在继续。我想把他视为导师，正如你们所知，他引导人们走出苦难，并在本章中鼓励他们超越苦难，去寻找一种可能性，一种他们完全可以拥有的神学可能性。

有没有客观证据证明我在这里看到了主讲人，这里的导师，我认定的导师？

嗯，有。在第三章的 49 到 51 节中，他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说话，让人想起第二章中的一些内容。349，我的眼睛会不停地流泪，没有喘息，直到天上的主俯视并看见。

我的眼睛为我城市里所有年轻女性的命运而感到悲痛。这是一种反应，一种对耶路撒冷沦陷的悲痛的个人反应。这听起来与演讲者在 2:11 中所说的话非常相似。

我的眼睛因哭泣而模糊，我的胃在翻腾，我的肠子在地上流淌，因为我的族人遭到毁灭，因为婴儿和婴儿在城市的街道上晕倒。所以我认为，这种相似性不仅可能使人相信前两章中的主角，事实上，在我看来是导师，还在继续讲话。我认为还有更多的证据。

在第三章第一节，在新的修订标准版圣经中，它写道，“我就是那位见过苦难的人，我们就停留在那里吧。”如果我们看看新的国际版，那里的翻译有所不同，我们需要注意其中的区别以及原因。它说，我就是那位见过苦难的人。

是的，它确实可以指这个意思。这里的希伯来语单词的字面意思是男人。如果我们在希伯来语词典中查看这个词的范围，是的，它是指男性，但它也可以用作人。

任何人，任何人类。一个人，而不仅仅是男性。希伯来圣经中有使用该词的语言依据。

作为其包容性计划的一部分，新 RSV 以这种方式看待它。我见过苦难。是的，它可能意味着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男性的话会发生什么呢？NIV 也参与了包容性计划，它确实想在这里保留男性的指称。我是见过苦难的男人。我认为这很合适，因为我们刚刚有一位见过苦难的女人。

我们让锡安参加那场戏剧性的礼拜仪式，代表锡安讲述她的悲伤。我声称她一直扮演着女性榜样的角色。现在，我们有了一位男性榜样。

在 1 至 16 节的开头几节中，那位导师暂时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并给出了个人证言，他自己的个人哀叹，回想起他向上帝祈祷的时候以及祈祷的内容。因此，锡安不仅被告知要祈祷，而且现在这位导师，锡安的男性对应者，也带来了他自己的祈祷，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他自己祈祷的报告。当然，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祈祷哀叹，那么它更自然地会向上帝表达，因为您和您的.....

但这是导师的报告，所以上帝是用第三人称来谈论的。第 1 至 16 节的个人哀歌被翻译成了第三人称。现在，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个我在其他评论中没有见过的概念。

受伤的医治者这个概念，我认为对于我们研究哀歌，尤其是哀歌 3 非常有价值。受伤的医治者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中非常常见，它是由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提出的。卡尔·荣格依赖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医生，一位非常好的医生，一位非常聪明的医生，他可以让死人复活，他因此而闻名。

但他激怒了众神，而众神宣称，生死是我们的特权。你们怎么敢篡夺我们的特权？所以，他们打伤了他。他们打伤了他，这个医生。

现在，卡尔·荣格从两个方面吸取了这一教训。他说，治疗师可以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成为受伤的治疗者。首先，治疗师可能会因为倾听病人的痛苦而受到伤害，并反过来发现这种痛苦令人难以承受，以至于在治疗结束时，他只剩下忧虑。

他则陷入悲伤。这确实令人担忧。多年来，在我担任牧师的工作中，我发现有时我会被病人告诉我的故事所震撼。

我已经离开了，不能再去另一个病人的房间，再开始听他们说话了。我得休息一会儿。也许我可以回到牧师关怀办公室，打一份报告，这会有所帮助。

或者我需要汇报情况，然后转向另一位牧师，说，我确实觉得这太令人难以忍受了，讲出这个故事会减轻我身上的负担。这样，治疗者就会反过来受到伤害。这是非常现实的。

这似乎就是耶利米哀歌 3 章 49 至 51 节中发生的事情。这位医治者本人，这位在上帝之下的准医治者，反过来受到了伤害。他反过来为这场社会灾难而哭泣。

但是，我们也可以回顾第 2 章第 11 节。我因我的人民被毁灭而哭泣。第 13 节说，你的毁灭如海般浩瀚，我拿什么来与你相比？而且，在这两段经文中，第 2 章和第 3 章中，都提到了医治者的伤痛。他无法毫发无损地逃脱这场灾难。

他同情我的人民，但他也因此不知所措。但 Ca Jung 对受伤的治疗者这一概念还有另一种应用。也就是说，受伤的人可以成为治疗者，并且因为他曾经受伤，所以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治疗者。

我认为这在第 3 章开头和结尾的证言中有所体现，导师提到自己前几天所受的伤害，除了城市的毁灭。他经历过一些糟糕的场景，花了很长时间才克服，他告诉他们，他告诉会众。所以他声称，在试图治愈你们时，我是受伤的治疗者。

这让我想起了匿名戒酒会，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原则：只有酗酒者才能帮助酗酒者。在他们关于 12 步的伟大小册子中，你会发现这样的引言：向其他受苦的人展示我们如何得到帮助，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有价值。受伤后，我们可以转而治愈他人。

然后，在上帝的手中，黑暗过去是你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人生活和幸福的关键。因此，正在康复的酒鬼、前酒鬼，有能力帮助他人度过难关。因此，痛苦不是白费的，而是可以成为牧师学习经历的一部分，可以告诉别人，我在某些方面也经历过你的处境，你可以相信我会帮助你度过难关。

这创造了一种亲和力，一种融洽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开头和结尾都有这些哀叹，它们的价值在于见证了他自己的痛苦。我经历过。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意味着我们确实需要一直使用过去时态。新修订标准版有完成时态。

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实际上，这是：他驱使我并把我带入黑暗，见第 2 节，等等。这指的是不再属于他的过去的经历。在评论中，我写了哀歌，这是一场悲伤的礼拜仪式。

这是我在第 3 章中关于受伤的医治者这个主题要说的话。在这首诗中，一位受伤的医治者分享了他对上帝之道的认识以及他在苦难背景下的体验。从头到

尾，他都从自己的痛苦中汲取教训，把自己当作一个实例。作为一名同病相怜的人，他引导会众走向一种他和他们都渴望实现的新境界。

反过来，我们这些受伤的读者也有潜力成为受伤的治疗者。我们伤口留下的伤疤，虽然可能还在疼，但会减轻别人的痛苦。在这个见证中，从第 1 节到第 16 节，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比喻。

首先，我们需要说的是，有些哀歌大量使用了隐喻。它们可以作为苦难的概括。在哀歌中你找不到关于苦难的具体提及，也没有人说，我得了严重的肺炎，需要上帝的医治。

但它很普遍。因此，隐喻语言、图画语言非常有用，可以用来指代各种不同类型的痛苦。隐喻的意义是什么？CS Lewis 写了一篇关于隐喻的文章，他认为隐喻属于想象的世界。

隐喻中的想象力有助于我们理解隐喻背后的现实。这种理解与真理无关，但与意义有关。它与真理无关，真理是虚假的对立面，但它与意义有关，意义是无稽之谈的对立面。

理性是真理的器官。想象力是意义的组织。诗篇中的隐喻（而不仅仅是诗篇哀歌）与有效意义和体验现实有关。

通过比喻，诗篇作者的意图是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希望我们在阅读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比喻时，眼睛会亮起来，因为他们生动地描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们希望我们说，是的，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明白了。诗篇中的隐喻使之成为可能。同样，在这篇关于祈祷哀歌的证词中，我们有大量不同的图片，大量富有想象力的快照。

关于隐喻，我还想说很多，但这些就够了，我们会逐一看完，然后再更笼统地回顾隐喻在这个特定地方的意义。我们需要问一下这个证词的语气是什么。许多评论家认为这里存在指责。

上帝是残忍的。上帝是暴君。上帝是恶霸。

我们可能会说，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呢？好吧，它确实谈到了愤怒。第 1 节说，我亲眼目睹了苦难，在上帝愤怒的杖下。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因此，我们必须再次问一问，愤怒是什么。在《旧约》和《新约》中，愤怒通常是对人类错误行为的反应。有时，愤怒被认为是无法解释和不道德的。

诗篇 102 中有一个用法，其中没有提到犯罪，我们也许应该这样理解，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如果我们认为第 3 章是本书的固定章节，那么，它出现在第 1 章和第 2 章之后。第 1 章强调了锡安的犯罪行为。第 2 章进一步谈到了上帝的愤怒是对犯罪的反应。

因此，第 3 章似乎延续了第 2 章的内容，并以此为前提。事实上，新修订标准版是正确的。虽然它翻译为在神的愤怒之杖下，但在脚注中，字面上写着他的，希伯来语有他的。

因此，第 2 章中，我们回顾了上帝的愤怒，这与锡安的不法行为有关。因此，我们在此见证中。这些对上帝的提及都带有敌意。

我们需要问，诗篇是这样说的吗？我们在第 2 章中提到，诗篇依赖于预言用法，上帝预言说，我将要伤害以色列人民。这些灾难的预言中都有这种负面干预。但诗篇呢？它适合诗篇哀歌吗？是的，它适合。

我们有时会在哀歌和感恩诗中提到上帝的消极干预，忏悔罪过。诗篇 32。因为黑夜白日，你的手沉重地压在我身上。

诗篇 38 篇第 1 和 2 节。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因你的怒气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在我身上。诗篇 39 篇第 10 节。求你不要再击打我。

我因你的手掌被击打而疲惫不堪。诗篇 51 篇第 8 节。愿你所压伤的骨头欢喜。所以，这是诗篇中的一段，还有其他诗篇也想用这种消极的方式谈论上帝。

上帝惩罚个别的诗人和讲述此事的诗人。这里也呼应了这一点，所以这与诗篇哀歌的某些部分一致。因此，诗人和这里以诗人身份讲述此事的导师，都在讲述他所经历的极度痛苦。

他用一系列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隐喻的方式来表达。第 1 节是来自一根棍子、上帝愤怒之杖的打击。就像第 3 节中来自上帝之手的打击一样。

第 2 节讲到黑暗，上帝驱使我走向黑暗，这总是一个强有力的险恶隐喻。然后第 4 节讲到疾病，上帝派来疾病，甚至骨折，他打断了我的骨头。第 5 节用另一种隐喻讲到围困，你围困我，他围困我，用苦涩和磨难包裹我。

第 6 节让我坐在黑暗中，就像很久以前死去的人一样。是的，黑暗就像第 2 节中提到的一样，但现在它与死亡有关。但在这里，它不是字面上的死亡；它是一种低质量的生活，当你感觉和死了一样好时，许多诗篇都隐喻性地将死亡描述为一种低质量的生活。

而那些早已死去的人是那些早已死去，没有希望重生的人。第 7 节提到被囚禁；他用墙围住我，让我无法逃脱。更糟糕的是，他用沉重的锁链锁住我，让我动弹不得。

他被关起来，被禁锢着，无法自由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诗篇的主题，它在希伯来语中经常出现，但我们的英语翻译无法准确翻译。有一个词被翻译为痛苦或麻烦，**zarah**，它的字面意思是狭窄，处在狭窄的地方，被禁锢，被关在壁橱里，麻烦就是狭窄，你无法移动。

与之相反的是被带入宽阔的地方，被带入自由的地方。有些诗篇就是这么说的。例如，诗篇 18 篇第 19 节就是这么说的。

他领我到宽阔之地，他拯救我，因为他使我喜悦。这与被领到宽阔之地相反。然后，在诗篇 118 篇第 5 节中，这有两个方面。

出于我的苦恼，它使用的不是**zarah**，而是同一个词根，出于我的苦恼，出于我的狭隘，我呼求主，主回答了我，把我安置在宽阔的地方。因此，有一种被限

制和包围的感觉，与此相反，宽阔的地方能够自由发展，最终自由。我可以做我需要做的和我想做的。

这是我们在诗篇中随处可见的巨大反差。然后，经文继续说：第 8 节是真实的经历，而不是比喻。虽然我呼求帮助，但他拒绝我的祷告。

没有人理解为什么祈祷不应该得到回应。这也是诗篇中经常发生的事情。第 9 节中提到的另一种限制，即道路被阻挡，他用凿好的石头挡住了我的路，我无法前进。

还有阻碍。他使我的路弯曲，没有直路可走。生活不是一条笔直的旅程，而是必须曲折前行才能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然后是第 10 节：在诗篇中，我们经常发现野生动物的插图，人类的敌人在诗篇中也经常被描绘成野生动物。

在这里，上帝就像一头野兽。他是一头等着我的熊，一头躲藏的狮子。他把我引离正路，将我撕成碎片。

他让我陷入绝境。然后他拉弓搭箭，把我当作箭靶。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准备，为这件坏事做准备，然后去做。

因此，熊埋伏，狮子躲藏，然后猛扑上去，撕扯，被撕成碎片。然后弓箭手弯弓搭箭，仔细瞄准，然后箭向前射中他。因此，在第 13 节中，他射中了我的要害，确切地说是肾脏，他的箭筒里的箭。

然后，到了 14 岁，他又因为这一切而遭受了二次痛苦。我成了所有人的笑柄。当然，这表明这只是他个人的悲叹，他周围的人，他自己的人，都在嘲笑和嘲弄他。

他们整天用歌曲嘲讽的对象。所以这这也是一个真实的经历。然后他让我充满了苦涩。

他用苦艾让我饱腹。苦艾其实是蒿属植物，是一类美丽的花和灌木。但是它的叶子很苦，你不会想吃一片叶子，一片蒿属植物的叶子。

它在英语中被称为苦艾，因为它是一种治疗肠道蠕虫的草药。因此，苦艾是一种用来对付蠕虫的木材。因此，苦艾具有积极的价值。

但在古代，它很苦，你根本不想吃它。所以我们才这样。有这么多痛苦的经历。

然后，在第 16 节，他让我的牙齿在沙砾上磨擦。他把我打倒在地。他让我仿佛咬了咬灰尘。

他让我在灰烬中畏缩。这就是我们。我们有了所有这些隐喻。

非常生动。让人忍不住要听他们讲，一直讲下去。

各种隐喻的汇集。它们非常引人注目。它们甚至非常耸人听闻。

我们可能想问，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有什么特殊目的？嗯，我认为会众会听清每一个字。这太令人震撼了——所有这些不同的说话方式。

隐喻的堆积。我认为这是故意的，因为导师希望会众倾听。当我准备对哀歌的评论时，我阅读了大量关于苦难的书籍、技术书籍以及自传、书籍和散文集。

我读过的一篇文章是一位牧师写的，他肩负着主持儿子葬礼的艰巨任务。他是这样开始的。我经历过人生最痛苦、最伤人、最痛苦的事情。

因此，请听我说。我认为这是对第 3 章前 16 节经文意图的精辟总结。会众应该倾听他自己的苦难和他对苦难的解释，并铭记在心，在自己的理解中接受上帝不再是朋友而是敌人这一神学现象。这是他们必须达到的起点。

他们的期望永远是上帝的爱。不，那并没有发生，他们必须处理这种情况。

但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可以听听这个在自己的经历中深思熟虑过的人的话，他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也曾遭受上帝的惩罚，所以他有资格成为他们的导师。他把自己的苦难解释为天意，这将鼓励他们接受他之前对他们苦难的解释，认为这是正确的，值得认真对待。

在这一点上，我需要说的是，第 3 章的目的是为导师呼吁他们进行忏悔祷告铺平道路，例如第 40 至 47 节将敦促他们这样做。并按照我们将要讲到的第 44 节的思路承认自己的罪孽。当然，第 1 至 16 节中的这一证言无疑为这种祷告铺平了道路。

这是哀悼的祷告，基本上假定导师自己的罪孽值得上帝的愤怒，值得上帝的消极干预。所以，这是他的出发点，但绝不是他的结束方式。但他将以此为理性基础，继续前进，超越他刚才所说的。

这是 Leslie Allen 博士对耶利米哀歌的讲解。这是第 6 节，耶利米哀歌 3:1-16。